



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人们生存的基本问题都尚未解决，应对气候变化自然要向经济发展做出让步。

要指出的是，目前大气中认为增加的二氧化碳绝大部分都是由发达国家在过去 150 年内排放的，其总量到目前为止仍占全球人为排放量的 3/4，发达国家选择性地忽视自身在发展阶段时的碳排放，在减排问题上持续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碳排放也成了发达国家继石油之后重要的博弈棋子。

2009 年，192 个国家就全球变暖问题召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作为中国代表团科学顾问，丁仲礼对世界各国人均累计碳排放和碳排放配额开展系统研究，率先提出“以人均历史累计排放为基础，分配碳排放权”的中国方案，打破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碳排放话语权的垄断。

他还梳理了 1930 年到 2019 年期间，多个国家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情况。从 1930 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人均累计碳排放量也是全球第一；而中国的人均累计碳排放，远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也小于全球平均。

应对气候带来的挑战，需要地球上各个国家携手，但这并不容易。早在 2009 年，发达国家便承诺在 2020 年之前，每年从各种渠道联合调动 1000 亿美元，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迫切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但承诺至今仍未完成。

去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1 排放差距报告：热火朝天》中显示，以现在各国的减排情况，预计本世纪末全球升温 2.7℃，远高于《巴黎协定》此前预计的 1.5℃，这将导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上图：2022 年 8 月 5 日，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武山镇天山上徐徐转动的风机叶轮正在不断输送绿色清洁能源。

而近日欧洲气温异常升高的影响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直言，在长达 20 多年的联合国气候谈判进程中，一些发达国家总是试图逃避应负的责任。它们甚至挑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责任，并迟迟不兑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支持的承诺。这种缺乏诚意、回避责任的做法拖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脚步，有违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达成的共识。

美国在 2020 年退出了《巴黎协定》。尽管去年美国重新加入，但美方此种行为极大的削弱了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不遗余力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2020 年，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努力争取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